

第三十五回 登州鎮上表告急 鄺兵部力奏招賢

卻說孫氏要同康若山進京，康若山曰：「爾我一齊進京，產業交與何人掌管？」孫氏曰：「產業自然交與女兒掌管。」若山尋思，真是饅頭落地狗造化，這亦是女婿運到，隨即應允。孫氏入內往見女兒勝金，說起進京等事，勝金曰：「爹爹先進京去，母親且停，候我懷孕分娩後，爾才進京，女兒臨盆，方有母親照顧，爾方得放心。」孫氏沉吟一會曰：「我就在此，候爾生產後方可放心進京。」即來見康若山，說明備細。

次日，若山一面擇吉日，準備起程，一面穿公服，備執事，乘著呢轎拜客請酒。到了吉日那天，若山帶兒子並二妾起程，十餘名奴婢跟隨，大燈寫著兵部尚書。一路武官俱屬兵部官管轄，恐其有失財物，派撥官軍來護送，好不威風。將到京城，那兩個接請的家人預先僱人馳報察知。鄺明堂使人打呀，出城迎接。已牌後康若山已到，明堂接進茶站處奉茶，然後上轎。明堂先回相府，梁相翁婿同坐後候接。

不多時，康若山並二妾俱到，家人開了中門，梁相降階迎接。康若山急忙下轎，奔上前要拜見，梁相扶住曰：「親翁光臨，老夫有失遠接，望乞恕罪。」康若山向前謝曰：「小兒多蒙提拔，老漢感恩不盡，又來迎接，實在消受不起。」二人相遜上堂，分賓主坐下，明堂坐在旁邊。茶罷，梁相令小姐拜見公公。素華已出，明堂起身，同其拜見，若山答了半禮，然後與二妾行平輩禮，同到後堂拜見景夫人敘話，不表。

且說明堂自升兵部尚書，日隨大臣在內閣批案。一則明堂天資聰敏，料事多中；二則秉公無私，凡有案牘曾經鄺兵部批過，成宗卸放心舉行。以此上自天子，下及群臣，俱皆欽敬。凡明堂奏事，無不育聽計從。明堂無有機會救親夫出頭。

不覺早是九月何，忽一日駕臨早朝，午門官奏曰：「啟上萬歲，今有山東巡撫部院彭如澤具表告急，內稱振威大將軍楊秉義自昔年領軍一萬，往鎮登州，奈番軍師神武道人邪術利害，屢戰屢敗。楊秉義勢窮力盡，此七月嘔血身亡。現在番軍攻打登州，恐九月後天降霜雪，海水凍冰，船隻難行，必退泊沙門島，聲言來年三月春間必竭力攻破山東，直搗北京。陛下趁其不日退兵之際。當發良將大軍前來救援，方免誤事。」帝令值日學士讀表，問群臣曰：「可恨狂寇，屢勝官軍，眾將誰敢領軍破敵連問數聲，無人答應。」帝不悅曰：「朕有許多武將，卻都是貪生怕死之徒，竟無人敢為朕退敵，真是可惱！」鄺明堂在班中尋思，趁朝廷此時急迫，或可救丈夫出頭，亦未可定，即出班俯伏奏曰：「陛下休要錯怪，非是武將不忠，不肯盡力；奈眾將俱是陸地英雄，一到戰船下海，立坐不定，嘔吐不安，多生疾病，若不量力，妄自領軍，有傷國體，故不敢妄自領旨。」帝曰：「卿言極是。若不發軍前去，眼見番寇攻入北京，束手受斃。」鄺明堂奏曰：「依臣愚見，今番寇兵勢浩大，更兼軍師邪術利害，乘著此去寒冬雨雪，海水凍冰，按兵數月，陛下可降詔頒行天下。榜內言明招軍下海征番之事：若有弓馬武藝韜略俱熟兼不怕風浪者，不論文武官員，軍民人等，流徙配軍。可速進京，到兵部報名。定於來年二月初一日，差員大臣下校場，先考弓箭技勇武藝，後考內場韜略，可重用者，照次第取中武進士九十六名，從中揆御駕復試，再取等第名次。狀元即為大元帥，榜眼、探花即封為左、右先鋒，其中武進士俱令隨征立功。如此施行，文武全才、智勇足備者欣然前來。再臚旨一道，著兵部來年八月間，調精兵六萬，著大臣操演精熟，隨征東元帥往山東上船征戰。聞得番寇共有五萬番軍，但屢年損失不少，尚存不滿四萬餘。我軍尚多曉勇，自可去取勝。但所調之兵，須各省各府水軍方能有濟。再降旨一道，差山東巡撫發出庫銀，星夜備下大小戰船，堪足六萬人馬乘坐，待下船到海征戰，免傷登州人民。臣此計頗為定當，未知聖意若何？」成宗大喜曰：「鄺卿所奏，大為有理，可無嘔吐暈眩之苦。理當准奏。」就著兵部依哪卿所奏之言，草詔十三省巡撫刊刻黃榜。

兵部領旨，就在殿上草詔忙亂。帝又傳旨曰：「詔內須言明唯逆臣皇甫敬之子皇甫少華不許投軍外，其餘流徙配軍，凡有本領，俱皆錄用。」鄺明堂一聞此言，不覺癡呆：「我此奏專救丈夫出頭，改換名姓，可以投軍，丈夫既是不赦，豈不徒費心力？」忙詢前奏曰：「陛下聖恩浩蕩，譬如汪洋大海，清濁皆納，豈皇甫少華不及流徙配軍，不許投軍？外邊軍民恐疑陛下量窄，不能容物，有傷聖明。乞陛下開赦，以示聖思廣大。」成宗聞言，咬牙曰：「皇甫敬受兩世厚恩，身居顯職，征剿番寇叛逆，被邪術所擒，貪生怕死，歸降番寇，充為嚮導，率領番軍，攻打登州，傷害官軍人民。及著差官往拿家屬進京，逆子皇甫少華知風逃走，只捉得伊妻女解京；道經吹臺山，叛黨韋勇達領了眾賊殺死解官，劫奪皇甫敬妻女上此為寇，屢傷捕盜官軍。前遣劉奎壁征剿；中計被禁山上，未知生死。聯切齒痛恨，俟番寇平靜，就便剿滅吹臺山，擒捉皇甫敬妻女並韋勇達，碎屍萬段，以昭國法。逆賊皇甫少華庸己淪天下會捉在案，怎肯令其投軍？」鄺明堂奏曰：「臣聞皇甫敬少年高中，力剿北番，再征土番，曆官顯職，今必被邪術所擒，禁在番邦，怎有失節降番，始累清門之理了諒因水面戰爭，打聽不真，斷無降番之理。臣前在湖廣，深知皇甫少華武藝超群，韜略精通，定有忠誠之心。若聞招軍之旨，必然改換姓名，前來投軍，奮不顧身死戰，上報朝廷調之忠，下救伊父調之孝，此辦陛下仁慈，容其自新。陛下倘不容其投軍，皇甫少華進退兩難，無計救父，勢必投降番寇，父子同在一處，即可救父，借番兵殺入中原；反為大害。臣實為社稷大計，並非浪言，望陛下開一網生路，使其盡忠救父，未知聖意如何？」成宗聞言，點頭稱是曰：「鄺君所奏，大為有理，只是還有一件可憚，似為未妥。朕思皇甫敬若無歸降引導，山東巡撫豈敢冒奏？朕若准皇甫少華投軍；倘皇甫敬果然降番，皇甫少華定念父子之情，內應外合，那時豈不利害？鄺卿乃是智士，爾道此事果可行否？」明堂祇得再奏曰：「陛下聖見極明，但依臣愚見，皇甫敬決不降番，皇甫少華必能竭力報國。倘皇甫少華投軍反叛，臣願滿門處斬，敬戒冒奏之罪。臣實為國薦賢，亦是容人自新之意，非有異心。」成宗大喜曰：「卿見識極高。既如此懇切啟奏，諒皇甫敬必不歸降。莫說皇甫少華不敢反叛，即使皇甫少華果然謀反，卿亦秉公之言；朕若為難了卿，恐後來俱要鉗口不言，誰敢秉公奏事？」傳旨草詔官，將語更改，立即草了十三道詔書，用印完備，當殿差了十三員差官，分赴十三省，巡撫連發榜文，天下張掛招軍。分發已畢，駕退回宮。

鄺明堂滿心歡喜，諒丈夫必來投軍。回到相府，退入後堂，梁相恰已先回，正與景夫人母女言談。鄺明堂卸下公服，一同坐下，梁相埋怨明堂曰：「賢婿好多事，皇甫敬降番，今有山東巡撫具奏，已有實據。倘皇甫少華內叛，爾一力保奏，伏罪不小，怎如此多事？」鄺明堂曰：「小婿想皇甫敬怎肯降番，定是水路偵探不實，所以竭力保奏，使伊子得以救父。是亦免死孤罪之意。」梁相曰：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倘皇甫敬父子果有異心，爾的罪名不小，下次切不可如是擔承罔法。」鄺明堂曰：「臣實為國薦賢，亦是容人自新之意，非有異心。」

命。」

夫妻退入弄簫樓，叱退女婢，素華忙問曰：「小姐方纔家父何事，故出此言？」明堂說明早間的事情，道：「若非我的丈夫，我想肯如此盡力？今番必來投軍。岳父不知委曲，是以驚恐，怪我多事。」素華歎曰：「誰知小姐為著皇甫少華，盡心費力，上祭必然保佑。此去征番，定能得勝。俟父子班師回朝，完了小奴的親事，豈不是好。」明堂曰：「未知天意如何，只是各盡人事罷了。」

過了三四天，京城之內招軍榜黨出，酈明堂即向眾書招軍乃國家的大事，凡有投軍人來了投軍狀，只須收一包資，限定一百二十文為則，不准勒索賄賂。如違重治，不稍寬待。這榜一出，咸曰白丁亦能中狀元，誰不歡喜投軍；但因跨海征東，邪術厲害，波浪險阻，未免欲行又止。然自有那不怕風浪的陸續而來，投下軍狀。

未知皇甫少華如何投軍，須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